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八　經部

禮記注疏卷四十三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雜記下

凡弁經其衰侈袂注侈猶大也弁經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緦也疑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音義侈昌氏反袂彌世反疏正義曰弁經者謂弔服也其首著弁經身著錫衰緦衰疑衰侈大也其此等三衰大作其袂凡常之袂二尺二寸此等三衰而袂半而益一袂大三尺三

寸也若士則其哀不侈也故周禮司服有玄端素端注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大夫以上侈之明士不侈故稱端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毋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注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與於樂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音義與音預注同聞音問又如字 大功將至辟琴瑟注亦所以助哀也至來也音義辟音避一音婢亦反 小功至不絶樂疏正義曰父有服在於宮中則子不與於樂者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此謂命士以下與父同宮者若異宮則得與樂崔云父有服齊衰以下之

服也若重服則期後猶有子姓之冠自當不得與於樂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注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黨無兄弟無緦之親也其主喪不使妻之親而使夫之族人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之姓類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注喪無無主也里尹閭胥里宰之屬王度記曰百戶為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里或為士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里尹主之

亦斯義也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注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夫之黨其祖姑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姑姊妹在夫家而死無後使外人為主之事夫既先死而夫之黨又無兄弟今既身死使夫之族人主其喪也妻之黨雖親弗主者妻黨雖親不得與之為主明婦人外成於夫不合卻歸本族也或曰主之者或人之說云妻黨主之而祔祭之時在於夫之黨主之其義非也注正義曰云喪無無主也者言死喪之禮無得無人為之主必須有人為主也云里尹閭胥里宰之屬也案周禮六鄉之內二十五家為閭閭置一胥中士也六遂之內二十五家為里里置一宰下士也引王度記者更證里尹之事案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其記云百戶為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則里尹之祿也案撰考云古者七十二家為里洛誥傳云古者八家為鄰三鄰為朋三朋為里鄭云

蓋虞夏時制也其百戸為里未知何代或云殷制云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里尹主之亦斯義也者以己國臣在國而死他國君來弔則君為主死者雖有至親不得為主今此婦人死於此里正得里尹主之妻家之親不得為主故云亦斯義也斯此也亦是此國君為主之説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注吉凶不相干也麻謂經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經代大帶也麻不加於采衣采者不麻謂弁經者必服弔服是也采玄纁之衣音義紳音申要經一遙反下大結反衣於既反又如字纁許云反

疏正義曰麻者不紳麻謂經紳謂大帶言著要經者而不得復著大帶也故在喪以經代紳執玉不麻者謂平常手執玉行禮不得服衰麻也案聘禮已國

君甍至於主國衰而出注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飯行聘享之事執玉得服衰經者彼謂受主君小禮得以凶服若行聘享大事則吉服故鄭云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謂得著吉服麻不加於采者謂弁經之麻不得加於玄衣纁裳之采也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注禁哭謂大祭祀時雖不哭猶朝夕奠自因自用故事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注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當室則杖音義菲本又作扉扶味反疏正義曰國禁哭則止者謂有大祭祀禁哭之時則止而不哭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者謂孝子於殯宫朝夕兩奠之時即阼階下位自因其故事而設奠也注正義曰案問喪云童子當室則

免而杖矣戴德云童子當室謂十五以上若世子生則杖故曾子問云子衰杖成子禮是也皇氏云童子當室則備此經中五事特云杖者舉重言也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注由用也言知此踊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矣能用禮文哉美之也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為之也注亦記失禮所由始也泄柳魯穆公時

賢人也相相主人之禮音義柳良久反相息亮反下及注皆同疏正義曰此明相主人之喪禮有失之事注正義曰相主人之禮法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黨相禮由右故云記失禮所由始也案孟子云魯穆公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彼子柳即此泄柳也故云魯穆公時賢人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注此蓋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音義飯扶晚反注同含本又作唅胡闇反下同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注尊卑恩之

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疏注正義曰以非周法故疑夏禮故云蓋也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是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案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此等皆非周禮並夏殷之法左傳成十七年子叔聲伯夢食瓊瑰哀十一年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此等皆是大夫而以珠玉為含者以珠玉是所含之物故言之非謂當時實含用珠玉也大夫以上葬與卒哭異月者以其位尊念親哀情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申故三月而葬葬罷即卒哭知天子至士喪即反虞者以其不忍一日未有所歸尊卑皆然故知葬即反虞下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不顯尊卑是貴賤同然也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注言五者相次同時音義臨如字徐力鴆反疏正義曰謂諸侯

使人弔鄰國先行弔禮急宣君命人以飲食為急故舍次之食後須衣故遂次之有衣即須車馬故賵次之君事既畢則臣私行己禮故臨禮在後其事雖多而同一日取畢也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疏正義曰案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云無筭謂有師保恩舊之親故問之無筭或喪大記云三問者謂君自行此云無筭謂遣使也

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注升正柩

者謂將葬朝于祖正棺於廟也五百人謂一黨之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綍引同耳廟中曰綍在塗曰引互言之御柩者居前道止之大夫士皆二綍音義筭悉亂反比必利反下同為于偽反枚音梅鐸大洛反篠音保引以慎反注同茅亡交反朝于直遙反道音導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大夫送葬正柩之禮執鐸之差升正柩者謂將葬朝於祖廟柩升廟之西階於兩楹之間其時柩北首故既夕禮云遷于祖用軸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是也四綍皆銜枚者謂執綍之人口皆銜枚止諠嚚也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者司馬夏官主武故執金鐸率衆左右各八人夾柩以號令於衆也匠人執羽葆御柩者匠人工人也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謂蓋也匠人主宮室故執蓋

物御柩謂執羽葆居柩葆前御行於道示指揮柩於路為進止之節也然周禮喪祝御柩此云匠人者周禮王禮此諸侯禮也注正義曰案周禮注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經云執紼則應舉六遂而言黨者此是非辨鄉遂之殊正取五百人是一黨之人數耳或是略舉鄉中之黨則遂之鄙亦可知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者謂小國中下大夫也故鄭注易訟卦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故論語云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注云伯氏齊大夫是齊為大國下大夫亦三百家也其天子公卿大夫案小司徒職注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然則大都公之采地方百里小都卿之采地方五十里家邑大夫采地方二十五里熊氏云以此推之公之大都采地方百里侯伯大都采地方五十里子男大都采地方二十五里以畿外地闊故公之大都與天子大都同也其中都

采地無文其小都則下大夫三百家一成之地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云緈引同耳者其義具在檀弓疏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注言其僭天子諸侯鏤簋刻為蟲獸也冠有笄者為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旅樹門屏也反坫反爵之坫也山節薄櫨刻之為山棁侏儒柱畫之為藻文音義鏤音陋簋音軌紘音宏坫丁念反藻音早棁章棁反笄音雞屬音燭薄音博又皮麥反又步博反徐又薄歷反櫨音盧侏音朱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

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注言其偪士庶人也豚俎實豆徑尺言併豚兩肩不能覆豆喻小也音義揜於檢反本亦作揜併步項反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音義偪音逼本又作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奢儉失禮之事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者當時謂管仲是大夫之賢者鏤簋者天子諸侯之制而管仲鏤之朱紘者亦天子之紘而管仲朱之故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管仲大夫當緇組紘而與士同今僭天子朱紘旅樹而反坫者是諸侯之禮論語云邦君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今管仲為之山節而藻棁者天子之廟飾而管仲亦為之是皆僭也故云賢大夫是賢者尚為此僭上之事是難乎為上者也言他人在管仲之上皆被僭之故云難為上禮器云君子以為濫濫謂盜竊亦僭上之事也豚肩不揜豆

者依禮豚在於俎今云不揜豆者以豆形既小尚不揜豆明豚小之甚不謂豚在豆也而難為下也者平仲賢大夫猶尚偪下是在平仲之下者恒被平仲而偪也是難爭為下注正義曰言其僭天子諸侯者朱紘山節藻梲鏤簋是僭天子旅樹反坫者是僭諸侯云鏤簋刻為蟲獸也者案梓人云小蟲之屬以為雕琢是刻蟲獸也禮器注云簋天子飾以玉此不云者文不具也其旅樹山節之屬已具於禮器及郊特牲疏故於此不復繹也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注踰封越竟也或為越疆音義疆紀良反

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注奔父母喪也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注謂夫人行道

車服主國致禮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注女子子不自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闈門爲相通者也側階亦旁階也他謂哭踊髽麻闈門或爲帷門音義闈音韋宮中之門劉昌宗音暉髽側瓜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夫人奔父母喪節也如三年之喪者如若也若遭父母三年之喪則雖曰君之夫人歸往奔喪也若非三年之喪則不歸也女子出適爲父母期而云三年者以本親言也夫人至入自闈門者謂夫人至於父母之國入自旁側闈門不由正門異於女賓也升自側階者謂夫人升自旁側之階不升正階亦異於女賓也君在阼者謂主國之君待之在阼階之上不降階而迎也其他如奔喪禮然者他謂哭踊髽麻之屬如似奔喪之禮然嫌諸侯

夫人位尊恐與卿大夫之妻奔喪禮異故明之也注正義曰云不自同於女賓也者案喪大記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夫人入升堂即位是女賓入自大門升自正階今此不然是不自同於女賓以女子子是父母之親不可同於女賓之疏也云宮中之門曰闈門者釋宮文也云側階亦旁階也者闈門是旁側之門故云側階亦旁階此謂東旁之旁階故奔喪禮婦人升自東階故知側階謂東面階也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注遠別也音義嫂悉早反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

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注恥民不足者古者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衆寡均謂俱有役事人數等也倍焉彼功倍已也音義其行下孟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子有三患五恥之事此君子謂在位之君子未聞患弗得聞也者言人須多聞多識若未聞知古事恒憂患不得聞也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者以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今不能撫養使民逃散是土地有餘而民不足故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者言役用民衆彼之與已民衆寡均等而他人功績倍多於已由不能勸課督率故君子恥之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注自貶損亦取易供也駑馬六種最下者下牲少牢若特豕特豚也音義駑音奴貶必檢反易供上以豉反下音恭種章勇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凶荒之年君自貶損也乘駑馬者駑馬六種之最下者也馬有六種一曰種馬天子玉路所乘二曰戎馬兵車所乘三曰齊馬金路所乘四曰道馬象路所乘五曰田馬木路所乘六曰駑馬負重載遠所乘若年歲凶荒則人君自貶故乘駑馬也祀以下牲者諸侯常祭大牢若凶荒則用少牢大夫士各降一等並用下牲也注正義曰云自貶損者言乘駑馬降牲牢是貶損也云駑馬六種最下者案校人云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是六種馬中最下也云下牲少牢若特豕特豚也者天子諸侯及天子大夫常祭用大牢若凶年降用少牢諸侯之卿大

夫常祭用少牢降用特豕士常祭用特豕降用特豚如此之屬皆為下牲也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注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音義孺而樹反本亦作孺孺復扶又反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注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祭也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曰未知

其樂恠之音義蜡仕嫁反樂音洛下及注同索色百反下同屬音燭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注蜡之祭主先嗇也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義大

音義嗇音色烝之承反勞力報反女音汝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蜡月鄉飲酒之樂各依文解之蜡謂王者各於建亥之月報萬物息老休農又各燕會飲酒於黨學中故子貢往觀之也孔子曰賜也樂乎者呼子貢名而問之云汝觀蜡飲燕見此之事是歡樂否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者子貢以謂禮儀有序乃可是樂今此蜡人恣性酣飲載號載呶大小悉爾故云一國之人皆若狂也既皆如狂則非歡樂故云未

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者孔子解蜡是樂之義也言此蜡而飲是報民一年勞苦故云百日之蜡也言百日者舉其全數喻久矣實一年之勞苦也今一日歡休故恣其醉如狂此是由於君之恩澤故云一日之澤也其理深遠故曰非爾所知也注正義曰云蜡也者索也至而索饗之皆郊特牲文言經之蜡者是索饗之祭也云歲十二月者周正建亥之月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者謂州黨之學云以正齒位者以歲終事畢黨正屬民以正齒位若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壹命齒于鄉里之屬云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者以飲初之時正齒位及飲末醉無不如狂者也云蜡之祭主先嗇也者謂以先嗇神農為主云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者謂於時天子諸侯與羣臣大飲於學烝升也謂升牲體於俎於此之時慰勞農人使令休息云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者解經百日之蜡言百日勞苦而有

此蜡其實一年而云百日舉其成數以喻其久也云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者解經一日之澤言一日之中由人君之恩澤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注張弛以弓弩喻人也弓弩久張之則絶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音義弛尸是反下及注同弩乃古反疏曰此正義孔子以弓喻於民也張謂張弦弛謂落弦若弓久張而不落弦則絶其弓力喻民久勞而不息則亦損民之力也文武弗能也者言若使民如此縱令文武之治不能使人之得所以言其苦故稱其不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者言弓久落弦而不張設則失其弓之往來之體喻民久休息而不勞苦則民有驕逸之志民若如此文

武不能為治也而事之逸樂故稱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者言弓一時須張一時須弛喻民一時須勞一時須逸逸勞逸相參若調之以道化之以理張弛以時勞逸以意則文武得其中道也使可以治文武為政之道治民如此故云文武之道也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注記魯失禮所由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

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音義大廟音泰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魯之郊禘之事獻子魯大夫仲孫蔑謚曰獻子正月周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有事謂南郊祭所出之帝也上帝靈威仰也而周以十一月為正其月日至注云若天子則圜丘魯以周公之故得郊天所以於此月得郊所出之帝靈威仰而已故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也此言是也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者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也日至夏至日也有事謂禘祭於祖廟故云有事於祖獻子言十一月建子冬既祭上帝故建午夏至亦可禘祖以兩月日至相對故欲祭祖廟與天相對也故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也此言非也所以為非者魯之祭祀宗廟亦猶用夏家之法凡大祭宜用首時應禘於孟月孟月於夏家是四月於周為六月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是夏之孟月也獻子捨此義欲以

此二至相當以天對祖乖失禮意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者獻子有此之失故記其失所由也注正義曰云記魯失禮所由者言七月而禘是魯之失禮時暫為之非是恒行故春秋獻子之後無七月禘廟之事又此不云自獻子始是不恒行也云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者以左傳稱孟獻子經書仲孫蔑也云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者此是明堂位文故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路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是后稷配之也亦者天子正月郊祭以始祖配天魯以十一月郊祭亦以后稷配天故云亦也云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者以明堂位稱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周之季夏即夏之孟月建巳之月又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謂禘祭也是用建巳之月案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經案僖八年於時未有獻子而七月禘者鄭答趙商云以僖八年正月公會王人于洮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君子原

情免之禮不合譏而書之者為致夫人故書七月禘也獻子既七月而禘非時失禮春秋之例非時祭者皆書於經以示譏獻子以後之禘而用七月不書於經而不譏者鄭釋廢疾云宣八年六月有事於大廟禘而云有事者雖為卿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如鄭此言則獻子之時禘皆非正因宣公六月禘為得正故變文云有事以明餘禘之不正也故餘禘不載於經唯譏於宣公得正之禘也鄭又一解云禮記之言不可合於春秋之例故鄭荅趙商云禮記之云何必皆在春秋之例是禮記不與春秋合也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注亦記魯失禮所由也周之制同姓百世昏姻不通吳大伯之後魯同姓

昭公取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取者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疏正義曰諸侯夫人亦天子所命或是王后無畿外之事故天子命畿外諸侯夫人此文是也若畿內諸侯及卿大夫之妻則玉藻注云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是也

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注皆謂嫁於國中者也為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女也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為夫之君嫁於庶人從為國君音

義外宗為于偽反注同下為夫為之服下注為其亦同疏正義曰外宗者謂君之姑姊妹之女及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謂君五屬內之女君內宗為君悉服及斬衰為夫人齊衰則君之外宗之女為君及夫人與內宗同故云猶內宗也亦即是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之例也注正義曰知皆謂嫁於國中者以經云為君夫人則君夫人者是國人所稱號故知嫁於國中國外當云諸侯云為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者案禮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則異族者亦不可以戚戚君故不得以其親服服至尊也云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者古者大夫不外取故君之姑姊妹嫁於國內大夫為妻是其正也舅之女及從母皆是者謂君之舅女及君之從母在國中者非正也所以皆非正者以諸侯不內取故舅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諸侯雖曰外取舅及從母元在他國而舅之女及從母不得來嫁與己國卿大夫為妻以卿大夫不外取知

內宗五屬之女者以其稱內故知五屬之女也凡外宗君者總謂外宗內宗之女皆然也云嫁於庶人從為國君者亦內外宗之女並言之則服齊衰三月此等內宗外宗熊氏云雖嫁在他國皆為本國諸侯服斬也今依用之若賀循譙周之等云在己國則得為君服斬夫人齊衰若在他國則不得也今並存焉任賢者擇之此外宗與喪服外宗為君別也故鄭注彼云外宗是君之外親之婦此外宗唯據君之宗崔氏云兼據夫人外宗其義非也又周禮外宗內宗謂外內之女而崔氏云鄭注特牲云女者女有出適嫌有降理故舉女不言男其義亦非也

廄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注拜謝之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注言拜之者為其來弔己宗伯職曰

以弔禮哀禍災疏正義曰廄焚孔子馬廄被火焚也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謂孔子拜謝一鄉人為火而來慰問孔子者拜之士壹大夫再者言拜此鄉人之時若士則壹拜之大夫則再拜之亦相弔之道者此言雖非大禍災亦是相哀弔之道也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注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音義上時掌反辟匹亦反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官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注亦記失禮所由也善桓公不忘賢者之舉官猶仕也此仕於大夫更

升於公與違大夫之諸侯同爾禮不反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之臣雖仕於公反服大夫之服孔子論說管仲之事故云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者謂管仲逢遇羣盜於此盜中簡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者謂管仲薦上此二人以為桓公之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者此管仲薦此盜盜人之辭言此盜人人所與交遊是辟邪之人故犯法為此盜可人人也者謂其人性行是堪可之人也可任用之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者謂管仲之死桓公使此二人著服也官於大夫者之服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者言依禮仕官於大夫升為公臣不合為大夫著服今此二人是仕官於大夫升為公臣者之為大夫而著服也從管仲為始言自此以後升為公臣皆服官於大夫之服也有君命焉爾也者言此二人所以為管仲著服者有桓公之命使之焉爾此記之者亦記失禮所由又記桓公不忘賢者之舉也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注舉猶言也起立者失言而變自新與君之諱同則稱字注謂諸臣之名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辟君之諱也過謂過誤也舉猶言也若過誤言君之諱則起而改變自新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注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為亂己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為寇則當死之也春秋魯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音義與音預注同辟音避注同僚本又作寮力雕反難乃旦反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卿大夫之禮有內亂力不能討可辟之事內亂不與焉者謂國內有同僚為亂則身自畏辟不干與焉以其力弱不能

討也雖不與而已若力能討則當討之外患弗辟也者外謂在外鄰國為其寇患雖力不能討不得辟之當盡死於難也注正義曰引春秋者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文案彼云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又云君子辟内難而不辟外難内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何休云不忍見其如此故請至于陳而葬原仲時季友不討慶父為不與國政力不能討至莊三十二年季子與國政故逐慶父而酖叔牙也此注云力不能討亦謂不與國政若與國政力能討之而不討則責之故宣二年晉史董狐書趙盾以弒君云子亡不越竟是也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注贊大行者書

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子男執璧作此贄者失之矣音義厚戶豆反

剡以冉反畫胡卦反徐胡麥反再行戶剛反　疏正義曰此明五等諸侯所執圭玉之制贄大行曰者贄明也大行謂周禮有大行人篇掌諸侯五等之禮舊作記之前有人說書贄明大行人之事謂之贄大行今亦作記者引此舊書故云贄大行曰曰發語端也博三寸者謂圭博三寸也厚半寸者謂圭與璧各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者謂圭與璧剡殺也殺上左右角各寸半也玉也者言五等諸侯圭璧長短雖異而俱以玉為之故云玉也藻三采六等者藻謂以韋衣板以藉玉者三采朱白蒼也六等六行也謂畫上三色每色為二行是三采六等注正義曰云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者謂作此記之前別有書論說大行人之禮其篇名謂之贄大

行云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者案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是也既重云朱白蒼是一采為二等相間而為六等也若五等諸侯皆一采為一就典瑞云公侯伯皆三采三就謂一采為一就故三采三就其實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也典瑞又云子男皆二采再就二采謂朱綠也二采故二就其實采別二就二采則四等也典瑞又云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此謂卿大夫每采唯一等是二采共一就也與諸侯不同其天子則典瑞云繅五采五就亦一采為一就五采故五就其實采別二就五采則十等也云子男執璧作此贄者失之矣者以此經列公侯伯子男總云博三寸剡上左右各寸半此謂主也今總包子男則子男亦執圭故云作此贄者失之矣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注問其先人始仕食祿以

何君時音義當如字注同舊丁浪反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注廟新成必釁之尊而神之也宗人先請於君曰請命以釁某廟君諾之乃行音義釁許靳反純側其反雍人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注居上者宰夫也宰夫攝主也拭静也音義拭音式碑彼皮反静本亦作靚同才性反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注自由

也衈謂將刲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周禮有刉衈音義刲苦圭反夬古洽反衈如志反刉古伐反又古對反一音其既反衈如志反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注有司宰夫祝宗人音義鄉許亮反下同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注告者告宰夫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注君朝服者不至廟也音義朝直遥反注同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注言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

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注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音義豭音加彝以之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釁廟及考路寢之事成廟則釁之者謂宗廟初成則殺羊取血以釁之尊而神之也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者其禮謂釁廟之禮欲釁之時宗人先請於君曰請命以釁某廟君諾之乃行事爵弁者士服也純衣者謂絲衣則玄衣纁裳也雍人拭羊者雍人是廚宰之官拭羊謂拭淨其羊拭於廟門外案大戴禮釁廟篇云成廟則釁以羊君玄服立於寢門內南鄉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宗人曰請命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此皆大戴禮文既云拭羊乃行入廟門

是拭羊在廟門之外但初受命於寢門内之時君與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著玄服謂朝服緇衣素裳等其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入廟之時則爵弁純衣雍人舉羊升屋者熊氏云謂抗舉其羊升於屋上自中者自由也謂升屋之時由屋東西之中謂兩階之間而升也中屋南面者謂當屋棟之上亦東西之中而南面刲割其羊使血流于前雍人乃降皇氏云舉羊謂縣羊升屋謂掛羊於屋自中謂在屋之中中屋謂羊在屋棟之下縣之上下處中令謂屋者謂室之在上之覆也前云升屋下云乃降與喪大記復者升屋其文正同何得以升為縣又中屋為屋棟去地上下為中此止得云屋中不得云中屋若室裏縣羊血則當羊而下何得云血流于前又下文其衈皆於屋下明知其釁則在屋上檢勘上下皇氏之説非也門夾室皆用雞者門廟門也夾室東西廂也其減於廟室故釁不用羊也門與夾室各一雞凡用三雞故云皆也

謂釁門夾室用雞之時如上用羊之法亦升屋而割之先門而後夾室者謂先釁門後釁夾室又畢於門也其衈皆於屋下者謂未割羊與雞之時先滅耳旁毛以薦神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在門夾室之屋下故云其衈皆於屋下衈訖然後升屋而釁也門當門夾室中室者謂衈訖為釁之時門則當門屋上之中夾室則當夾室上之中以割雞使血流故云門當門夾室中室此釁廟以羊門夾室以雞總云其衈則毛牲羽牲皆謂之衈而鄭注周禮云毛牲曰刉羽牲曰衈者以此經有羊有雞無別刉文故總以衈包之周禮刉衈相對故以毛牲曰刉羽牲曰衈有司皆鄉室而立者謂釁夾室之時宰夫祝宗人皆當於夾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而立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者謂釁事既畢宗人告攝主宰夫以事畢宰夫及祝宗人等乃退反命于寢者謂釁既畢反報君命於路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者謂君受命之

時南鄉于路寢門內南面而立身著朝服即大戴禮云玄衣以不入廟故朝服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者路寢是生人所居不用神之故不釁也考之者謂設盛饌以落之如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是也庾蔚云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歡樂之義也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者釋所以不釁路寢之義言此屋與神明相交故釁之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者器之名者尊彝之屬也若作名者成則釁之若細者成則不釁名器則殺豭豚血塗之也不及廟故不用羊也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弃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為始音義比必利反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

事社稷宗廟使使臣其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注前辭不教謂納采時也此辭賔在門外擯者傳焉賔入致命如初主人卒辭曰敢不聽命音義使色吏反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注器皿其本所齎物也律弃妻畀所齎音義皿武景反字林又音猛齎子兮反下同畀必利反與也又婢支反償也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

主人拜送之注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誅猶罰也音義共音恭粢盛上音咨下音成肖音笑辟音避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注言弃妻者父兄在則稱之命當由尊者出也唯國君不稱兄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注姑姊妹見弃亦曰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出夫人及卿大夫以下出妻之事諸侯出夫人者謂夫人有罪諸侯出之命歸本國使者將命者使者謂送夫人歸者將行君命以告夫人之國君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者禮尚謙退不能指斥夫人所犯之罪故引過自歸云寡君才知不敏不能隨從夫人共事社稷宗廟故君使臣某

敢告在下之執事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者須待也俟
亦待也主人報客云君既有命寡君豈敢不恭敬須待
君命有司官陳器皿者使者既得主人答命故使從己
來有司之官陳夫人嫁時所賫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也
主人有司亦官受之者主國亦使有司官領受之也並
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妻出者此以下明夫出妻法
也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者謂凡遣妻必稱尊者
之命舅在稱舅者謂妻之被出則應稱夫名使某來告
若夫之父在則稱父名使某來告是舅在則稱舅也舅
沒則稱兄者謂稱夫兄之名使某來告不云舅沒則稱
毋者婦人之名不合外接於人也若有死喪則稱毋弔
即曾子問云毋喪稱毋是也無兄則稱夫者謂夫身無
兄則稱夫名使某來告則上文是也夫遣人致命則得
云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若夫之父兄遣人致命其
致命之辭未聞也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者前文已
具重更發者為姑姊妹張本故云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鄭云其之姑其之姊若妹不肖是也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注言貴其以禮待已而為之飽也時人倨慢若季氏則不以禮矣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音義少失召反下及注同食我音嗣為于偽反下來為亦為同倨音據慢武諫反本亦作慢父音甫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注正義曰此一節明少施氏以禮而食孔子吾祭者謂孔子祭也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者作起也少施氏起而辭謝云疏麤之食不足祭也吾飧者謂孔子食後而更飧而強飯以答主人之意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者少施

氏又起而辭謝云疏麤之食不可强飽以致傷害故云不敢以傷吾子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箇為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音義飧音孫箇古賀反卷音眷徐紀勉反下同與音餘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注婦來為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為已見不復特見音義婦見賢遍反下注同供恭用反養羊尚反復扶又反

見諸父各就其寢注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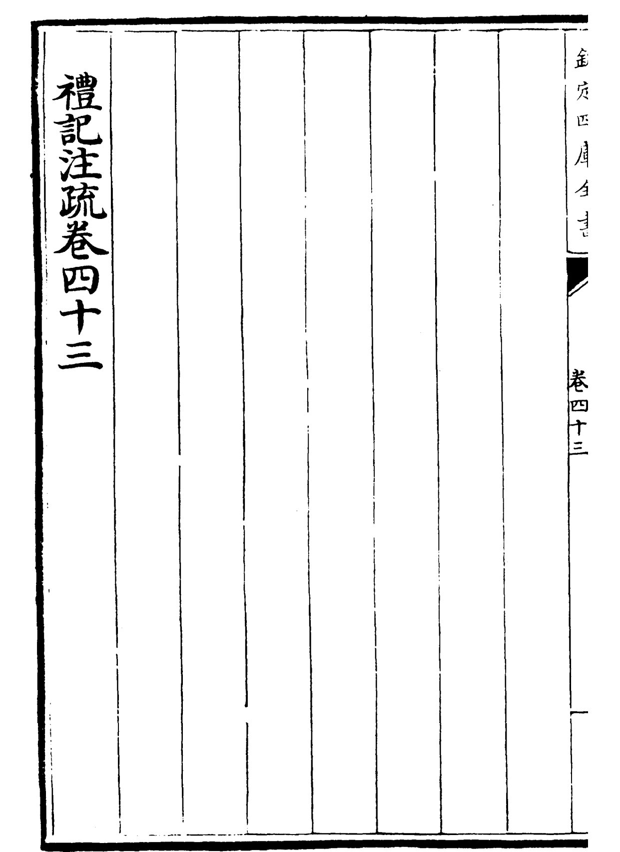
尊也亦為見時不來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注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為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燕則鬈首注既笄之後去之猶若女有鬌紒也音義鬈音權又居阮反去起呂反鬌丁果反紒音計字又作紒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昏禮婦見舅姑及女未許嫁加笄分別之事納幣一束者謂昏禮納財幣之時其幣一束謂十箇也束五兩者兩箇合為一卷取配偶之義是束五兩也一兩有四十尺八尺曰尋五八四十是兩五尋也今謂之匹猶匹偶也婦見舅姑者謂婦來明日而見舅姑也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者見舅姑之時則夫之兄弟姑姊妹皆立于舅姑之堂下東邊西鄉以北為上近堂為尊也是見已者

舅姑在堂上婦自南門而入入則從於夫之兄弟姑姊妹前度以因是即為相見不復更別詣其室見之故云是見已謂是已見也見諸父各就其寢者諸父謂夫之伯叔也既是旁尊則婦於明日乃各往其寢而見之不與舅姑同日也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者女子十五許嫁而笄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以成人禮言之婦人執其禮者賀瑒云十五許嫁而笄者則主婦及女賓為笄禮主婦為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者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燕則鬈首者謂既笄之後尋常在家燕居則去其笄而鬈首謂分髮為鬌紒也此既未許嫁雖已笄猶為少者處之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注會謂領上縫也

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寸者中執之表裏各三寸也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紃施諸縫中若今時絛也音義綼音必長直諒反廣古曠反下同會古外反注同紕婢支反又方移反注同紕之閏反又支允反注同徐方移反紃音巡徐辭均反縫扶用反下同絛本又作條同吐刀反　疏正義曰綼韍也長三尺與紳齊也下廣上狹象天地數也會去上五寸者會謂綼之領縫也此縫去綼上畔廣五寸謂會上下廣五寸紕以爵韋六寸者謂會縫之下綼以兩邊紕以爵韋闊六寸倒襵之兩廂各三寸也不至下五寸者謂紕綼之兩邊不至綼之下畔闊五寸純以素者素謂生帛謂紕所不至之處横純之以生帛此帛上下各闊五寸也紃以五采者紃絛也謂五采之絛置於諸縫之

中注正義曰韠旁縁謂之紕上縁謂之會以其在下總會之處故謂之為會此上縁縁韠之上畔其縫廣狹去上畔五寸也云領之所用盖與紕同者紕既用爵韋會之所用無文會紕同類故知會之所用與紕同也云紕所不至者五寸者紕縁也縁之所施是兩旁之紕不至下五寸之處以素縁之云與會去上同者紕之上畔去韠下畔五寸會之下畔去韠之上畔五寸以其俱五寸故云與會去上同如諸儒所說云會者是韠之上畔淺縁而已去上五寸謂與兩旁之紕去韠上畔會縫之下有五寸若如此說何得鄭注與會去上同明知會之闊狹五寸也



禮記注疏卷四十三

禮記注疏卷四十三考證

凡弁絰其衰侈袂疏此等三衰而袂半而益一○按當作則袂半而益一而字誤也

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疏按周禮已國君薨至於主國衰而出注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飯行聘享之事○臣召南按周禮當作聘禮周禮無此文也飯行聘享之事當作非行聘享之事賈疏曰於是可以凶服將事者謂主人所歸禮則賓可凶服受之其正行聘享

則著吉服矣故雜記云執玉不麻也

孔子曰伯母叔母注○按此節注下無疏舊本誤以上章國禁哭及童子哀不偯二節之疏接於注下非也

今移還上章

泄柳之徒為之也注疏○按此疏舊脫於下章注下今移正

大夫五疏子叔聲伯云云至非謂當時實含用珠玉也○臣召南按左傳所云是當時大夫僭踰實用珠玉

疏云云非也

君子上不僭上下不逼下疏○按疏二段舊本誤脫於下章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之下今移正 臣召南按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實後文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章之首句也應接連寫

士喪禮于是乎書注國人乃復書而存之○臣召南按此注下無疏此士喪禮當是考正儀文異於卿大夫處若儀禮士喪禮篇恐是自古所傳非至此時始書

也故儀禮注疏並不云是孺悲所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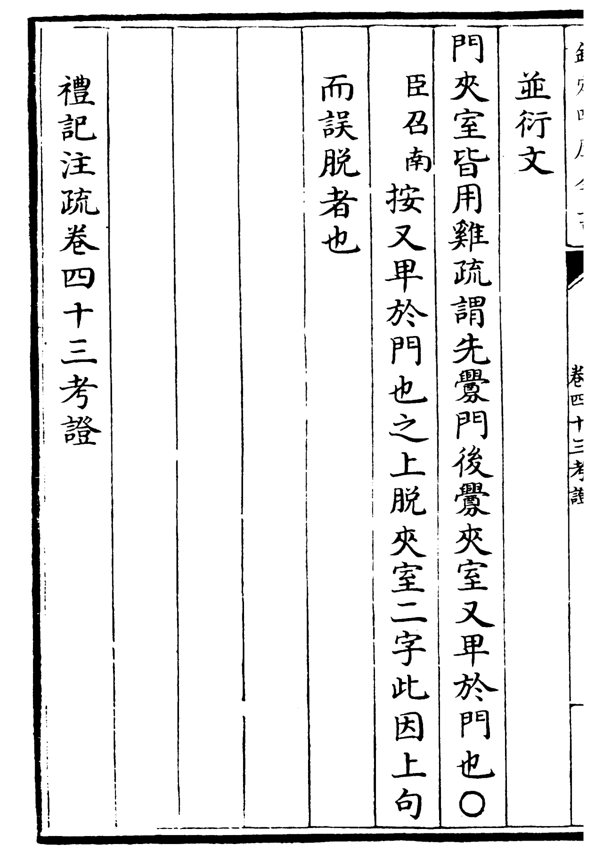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疏獻子言十一月建子冬既祭上帝○臣召南按冬下當有至字

又鄭又一解云禮記之言不可合於春秋之例○臣召南按此通人之論也郊禘日月論說紛紜總緣強合二書為一耳襄七年左傳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杜注云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疏云据傳獻子此言郊天之禮必用周之三月而雜記云

云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真若七月而禘獻子為之則當獻子時應有七月禘者烝嘗過則書禘過亦宜書足知禮記之言非獻子也按彼疏較此疏為尤確

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疏君內宗為君○按上君字衍

贊大行曰注疏朱白蒼是也既重云朱白蒼○臣召南按聘禮但云朱白蒼耳未嘗重言也疑此疏十一字



並衍文

門夾室皆用雞疏謂先釁門後釁夾室又畀於門也○臣召南按又畀於門也之上脫夾室二字此因上句而誤脫者也

禮記注疏卷四十三考證

謹案卷四十二第三頁前三行疏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刋本緦譌以據毛本改

後二行疏且依録之刋本監本毛本且譌自據宋本改

第九頁後三行疏居即坐也諸本居譌者據宋本改

第十六頁後三行疏豈不見大饗賔客之禮乎刋本客譌各今改

卷四十三第三頁前八行疏按聘禮諸本聘訛周

據宋本改

第四頁前二行疏則備此經中五事刋本此訛北

據毛本改

第十六頁後八行疏此記之者刋本此訛作今改

第十七頁後四行疏時季友不討慶父諸本脫不

字據宋本增

第十八頁前二行音義厚户豆反諸本户豆訛豆

戸據毛本改

前七行疏每色為二行刋本每訛毋二訛三並據

毛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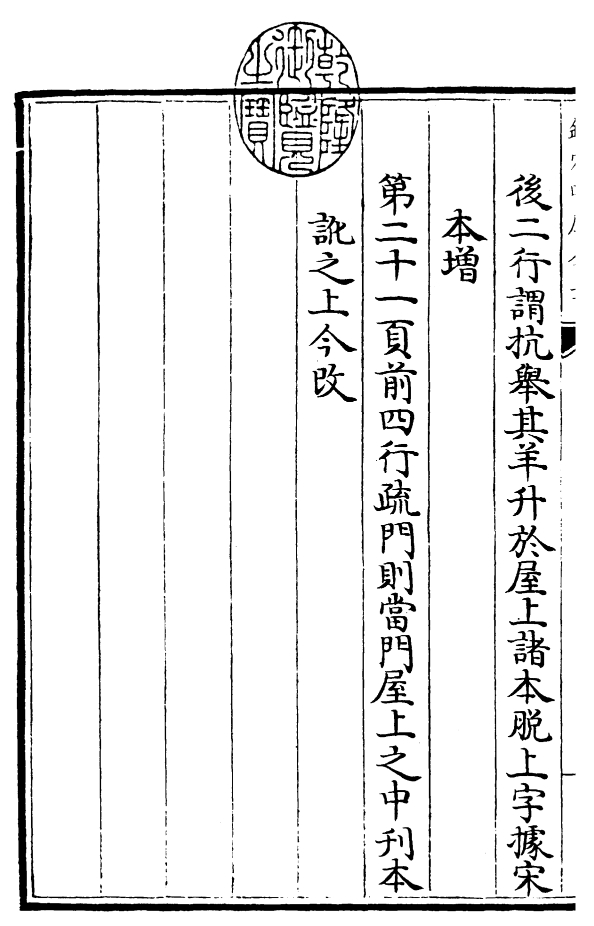
第二十頁前五行疏爵弁者士服也刋本士訛上

今改

前六行疏拭羊謂拭淨其羊刋本淨訛靜今改

後一行疏諸本複出著玄服謂朝服緇衣素裳等

其祝宗人宰夫雍人等二十字據宋本删



後二行謂抗舉其羊升於屋上諸本脫上字據宋本增

第二十一頁前四行疏門則當門屋上之中刊本訛之上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舉人臣葉大奇

謄録監生臣宋維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四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臣紀昀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九 經部

禮記注疏卷四十四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喪大記

疾病外内皆埽注為賔客將來問病也疾困曰病音義埽悉報反為于偽反下為其為賔為主人皆同疏正義曰外内皆埽者為賔客來問病者以尋常每日皆埽案内則云鷄初鳴咸盥漱洒埽室堂者此是平生無事時每日恒埽今既疾病不應更有華飾故知埽者為賔客來也注正義曰案既夕禮云有疾病者齊及云疾病内外皆埽是疾困曰病此對文耳散則通也檀弓云孔

子寢疾七日而沒是也

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注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凡樂器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音義縣音玄注同去起呂反注及下注同

寢東首於北牖下注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牖下或為北墉下音義首手又反下注南首同牖音酉舊音容下注牖下放此墉音容

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注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

體手足也四人持之為其不能自屈伸也音義牀仕良反本或作床字褻息列反新朝直遥反後朝服皆同男女改服注為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屬纊以俟絕氣注纊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為候音義屬音燭纊音曠一音古曠反易以豉反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注君子重終為其相褻疏正義曰此明君及大夫等疾困去樂之事君謂諸侯也及大夫等徹縣知不包天子者以此篇所記皆據諸侯以下也注正義曰案周禮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云宮縣四面象宮室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又云凡縣鍾磬半為

堵全為肆鄭云諸侯之大夫半天子之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案典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此云不命之士謂子男之士知謂君來視之時也者案論語鄉黨云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此云東首故知是君來視之時也以東方生長故東首鄉生氣云病者恒居北牖下者士喪下篇云東首於北牖下是恒在北牖下也若君不視之時則不恒東首隨病者所宜此熊氏所說也今謂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嚮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者釋所以病困而除牀取地義也人初生時在地今病困而反在地冀生氣還反得活如初生時也云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者上云徹褻衣則知所加者正也下云加新衣則知所徹者褻衣故云互也朝服玄衣素裳也云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者解所以加朝服義也明君子雖卒必以正自處也案既夕禮云養者皆齊

案文王世子云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至病困易之以朝服故檀弓云親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易羔裘玄冠即朝服也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注言死者必皆於正處也寢室通耳其尊者所不燕焉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此變命婦言世婦者明尊卑同也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為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音義適丁歷反注同處昌慮反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貴賤死寢不同也君謂

諸侯也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餘二曰小寢卒歸於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大夫世婦卒於適寢者適寢猶今聽事處也其制異諸侯也大夫死適寢其妻亦死適寢也大夫妻曰命婦而云世婦世婦是諸侯之次婦今既明諸侯世婦尊與命婦敵故互言見義今命婦死於正寢則世婦死女君次寢之上也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者內子卿妻也若未為夫人所命則初死在下室至小斂後遷尸乃復還其正寢也士之妻皆死於寢者亦各死其正室也夫妻俱然故云皆也注正義曰寢室通耳者案士喪禮云死于適室此云卒於適寢是寢室通也云其尊者所不燕焉者謂尊嚴之處不就而燕息焉云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者此云士死于寢士喪禮云死于適室故云或也云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為適寢者皇氏云君謂女君而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為適寢熊氏云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夫之

正寢觧此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為適寢者夫人卒於君之正寢世婦卒於君之下寢之上者與皇氏異雖卒夫寢皆婦人供視之是亦婦人不死男子之手也案服虔注左傳義與皇氏同夫人之卒在於夫人路寢此對路寢為小寢故僖八年夫人不薨于寢則不殯於廟服虔注云寢謂小寢也皇氏熊氏其說各異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知死正寢者案春秋成公薨於路寢道也僖公薨于小寢譏即安謂夫人寢也隱公薨不書地失其所文公薨于臺下襄公薨于楚宮定公薨于高寢皆非禮也案莊公三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孫從王父之寢案周禮掌王之六寢之脩何休云天子三寢與周禮違不可用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注復招魂

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簨虡之類音義麓音鹿梯他兮反簨恤尹反虡音巨疏正義曰自此至復而後行死事明復是招魂之禮也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者復謂升屋招魂其死者所封内若有林麓則所主林麓虞人設階梯而升屋無林麓則狄人設階者謂官職卑小不合有林麓無虞人可使狄人是家之樂吏之賤者掌設簨虡簨虡階梯之類故狄人設階也

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税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卷衣投於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注小

臣君之近臣也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用朝服而

復之者敬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君以卷

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袞則夫人用褘

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

屈狄矣赬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

服也其世婦亦以襢衣禜屋翼升東禜者謂卿大夫士

也天子諸侯言東霤危棟上也號若云皋某復也司服

以篋待衣於堂前**音義**卷本又作衮同古本反注同屈

音闕注同赬赤貞反襢知彥反

稅他亂反縈如字屈翼也劉昌宗音營號戶高反注同卷俱勉反徐紀阮反褘音輝鷩必列反揄音遥毳昌銳反霤力又反篋若牒反

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注私館卿大夫之家也不於之復為主人之惡音義乘繩證反轂工木反惡烏路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復時所用之衣及招魂升降之節小臣復復者朝服者此明諸侯小臣君之近臣與君為招魂復魄既是君之親近與君所為招魂之時冀君魂神來依之則大夫士以下皆用近臣也所復之人皆著朝服奉事君之魂神故朝服君以卷者謂上公以衮冕而下夫人以屈狄者謂子男之夫人自屈狄而下大夫以玄赬者玄纁也言大夫招魂用玄冕玄衣纁裳故云玄赬也世婦以禮衣者世婦大夫妻也其上服唯禮衣故用招魂也言世婦者亦見君之世婦

服與大夫妻同也士以爵弁者士亦用助祭上服以招魂六冕則以衣名冠諸侯爵弁則以冠名衣今言爵弁者但用其衣不用其弁也士妻以稅衣者稅衣六衣之下也士妻得服之故死用以招魂也皆升自東榮者此復者初上屋時也榮屋翼也天子諸侯四注為屋而大夫以下不得四注但南北二注而為直頭頭即屋翼也復者升東翼而上也賀瑒云以其體下於屋故謂上下在屋兩頭似翼故名屋翼也中屋履危者中屋者當屋東西之中央履危者踐履屋棟上高危之處而復也北面三號者復者北面求陰之義也鬼神所嚮也三號號呼之聲三徧也必三者一號于上冀神在天而來也一號于下冀神在地而來也一號于中冀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號輒云皋某復矣鄭注士喪禮云皋長聲也卷衣投於前司服受之者三招既竟卷歛所復之衣從屋前投與司服之官司服以篋待衣于堂前也前謂陽生之道復是求生故云從生處來也然如雜記所言則應

每衣三號也降自西北榮者復者投衣畢而回往西北榮而下也初復是求生故升東榮而上求既不得不忍虛從所求不得之道還故自陰幽而下也不正西而西北者因取西北扉為便也必徹西北扉者亦用陰殺之所也故鄭注士喪禮云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取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注正義曰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者男子舉上公婦人舉子男之妻男子舉上以見下婦人舉下以見上是互言也云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者以鄉飲酒鄉射是大夫士之禮云設洗當東榮此東榮故知是鄉大夫士禮今之兩下屋云天子諸侯言東霤者霤謂東西兩頭為屋簷霤下霤燕禮云設洗當東霤人君殿屋四注燕禮是諸侯禮明天子亦然也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注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

庶其生也若以其衣襲歛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士喪禮云以衣衣尸浴而去之音義衣尸於既反注衣尸同歛力驗反後不出者皆同去起呂反

婦人復不以袡注袡嫁時上服而非事鬼神之衣音義袡而廉反婦人嫁時上服

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注婦人不以名行

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注氣絶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藴可以為死事疏正義曰復是求生若用復衣而襲歛是用生施死於義為反故不得將衣襲尸及歛也婦人復不以袡者袡是嫁時上服乃是婦人之盛服而非是事神之衣故不用招魂也絳襈衣下曰袡凡復至稱字者自殷以上貴賤復同呼名周則天子稱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矣大

夫士稱名而婦人並稱字唯哭至死事者唯哭先復者氣絶而孝子即哭哭訖乃復故云唯哭先復也復而後行死事者復而猶望生若復而不生故得行於死事謂正尸於牀及浴襲之屬也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注悲哀有深淺也若嬰兒中路失母能勿啼乎音義啼大兮反疏正義曰主人孝子男子女子也親始死孝子哀痛嗚咽不能哭如嬰兒失母故啼也兄弟哭者有聲曰哭兄弟情比主人為輕故哭有聲也婦人哭踊者婦人衆婦也宗婦亦啼衆婦人輕則哭也然婦人雀踊而此云踊者通自上諸侯並踊也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内命婦姑姊妹子

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注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于主人後女子立于夫人後世婦為内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疏正義曰此經明人君初喪子及夫人以下哭位也子坐于東方者子謂世子世子尊故坐于東方謂室内尸東故士喪禮云主人入坐于牀東是也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者案士喪禮衆主人在其後又云親者在室鄭云諸大功以上依唯士禮父兄子姓大功以上正立于室内東方今此經總云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以士禮言之當在室内但諸侯以上位尊不可不正定世子之位故顧命康王之入翼室恤宅宗不宜與卿大夫父兄子姓俱在室内也

卿大夫等或當在戶外之東方遥繼主人之後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者以其卑故在堂下北面不云東方稍近西而當戶以堂下西方無婦人位故也案士喪禮云小功以下衆兄弟堂下北面此經直云有司庶士在堂下則諸父兄子姓等雖小功以下皆在堂上西面也夫人坐于西方者亦近尸故士喪禮云婦人俠牀東面但士禮畧但言俠牀人君則當以帷鄣之也内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者内命婦則子婦也姑姊妹謂君姑姊妹也子姓君女孫皆立于西方也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者外命婦謂卿大夫妻外宗謂姑姊妹之女外命婦外宗等疏于内命婦故在戶外婦人無堂下之位故皆堂上北面注正義曰知正尸謂遷尸牀下南首也者既夕禮云設牀第當牖及遷尸是也知南首者案士喪禮將含之時商祝入當牖北面受貝奠于尸西鄭注云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也是也云子姓謂衆子孫也者謂子孫所生也云其男子立于主人後

女子立于夫人後者約士喪禮文或諸侯位尊男子等當立于戶外東方已具前說云世婦為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婦者前文云大夫世婦則世婦與大夫妻相敵此經云命婦與外命婦相當故知內命婦是世婦也𡨋喪服傳云命婦者大夫之妻故云外命婦卿大夫妻又周禮命及於士則其妻亦為命婦故鄭注內宰云士妻亦為命婦士妻與女御相對俱褖衣則君之女御內命婦中兼之也云外宗姑姉妹之女者但姑姉妹必嫁于外族其女是異姓所生故稱外宗𡨋周禮外宗外女之有爵者若其有爵則為外命婦此别云外宗容無爵者女之女亦是異姓所生而不云者則上文所謂子姓是也周禮有內宗內女之有爵者此不言者則前文姑姉妹是也但姑姉妹已嫁國中則為命婦别云姑姉妹者各在室女未嫁及嫁于他國或雖嫁國中從本親之位故别云姑姉妹也不云舅之女及從母之女者外宗中兼之略可知也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注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注士賤同宗尊卑皆坐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注承衾哭者哀慕若欲攀援音義攀本又作扳普班反一音班援音爰徐于願反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初有喪哭位之禮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者謂哭位之中有命夫命婦雖有卑于死者以其位尊故坐哭若其無命夫命婦雖尊于死者亦皆立哭注正義曰知命夫命

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者案左氏傳士踰月外姻至今大夫初喪正尸無容即有異姓故知是同宗之親來哭者知非異姓卿大夫來弔者以其與主人等並列哭位故知是爲喪來哭者若有弔者當立哭不得坐也此大夫之喪不顯父兄子姓及姑姊妹哭位者約上文君喪及下文士喪略可知也云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皇氏云凡謂君與大夫其哭者若爵位尊者則坐故上文君喪子及夫人坐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皆坐是也君之喪卿大夫皆立大夫之喪非命夫命婦者皆立是也此云尊卑非謂對死者爲尊卑也若其今所行之禮與古異也成服之後尊于死者則坐卑于死者則立也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賤士既位下故坐者等其尊卑無所異也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

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注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至門國賔聘大夫不當斂其來非斂時音義為寄于偽反下皆同下注為母為其罷倦皆同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君大夫士等未小斂之前主人出迎賔之節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者謂士之喪大夫來弔其主人於大夫來弔之時不當小斂之時則出迎大夫注正義曰云或至庭者謂世子迎寄公及國賔士出迎大夫士也皆至庭故下文云降自西階又云云士于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是也云或至門者謂大夫於君命故下文云大夫于君命迎于寢門外是也以此言之則世子于天子之命士于君命亦皆然也云不當斂其來非斂時者上君與大夫云未小斂謂未斂之前去小斂遠也士云不當斂謂去小斂近大夫至于士小斂相偪也士於

大夫雖與小斂相偪不當斂之時尚為大夫出若未小斂之前為大夫出可知也案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注云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為大夫出彼亦謂小斂之事與此同斂訖大夫至即拜之故雜記云當袒大夫至絶踊而拜之反改成踊是也此但云斂不云襲者未襲之前唯士為君命出其餘則不出故士喪禮未襲之前君使人弔主人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是也君使退主人哭拜送于外門外於時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因送君使而拜之非謂特出迎賓也此云不當斂則出迎賓雜記云士喪當袒大夫至絶踊而拜之與此違者皇氏云若此當斂時不出若斂後而有大夫至則絶踊而拜之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於位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

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注拜寄公國賔於位者於庭鄉其位而拜之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賔位在門東皆北面小斂之後寄公東面國賔門西北面士於大夫親弔謂大夫身來弔士也與之哭既拜之即位西階東面哭大夫特來則北面音義跣悉典反扱初洽反袵而審反又而鴆反裳際也拊音撫使色吏反鄉許諒反疏正義曰前經明出迎賔遠近此經更辨拜迎委曲之儀降自西階者不忍當主位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賔于位者寄公謂失位之君也國賔謂鄰國大夫來聘者遇主國君之喪拜于位者於庭鄉其位而拜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者謂士之喪

大夫親來弔立于西階下南面拜之拜訖即位西階下東面主人則降自西階下與大夫俱哭不迎大夫于門外注正義曰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者熊氏云凡賓弔北面是其正故檀弓云曾子北面而弔焉且尸在堂上鄉之可知也知寄公在門西者寄公有賓義故在賓位故知在門西知國賓在門東者賓雖為君命使或本是吉使而遭主國之喪而行私弔之禮故從主人之位故知在門東云小斂之後寄公東面國賓門西北面者熊氏云小斂之後主人位於阼階下西面寄公稍依吉禮漸就賓位東面鄉主人也國賓亦以小斂後漸吉轉就門西賓位但爵是卿大夫猶北面也又士喪禮云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是也云既拜之即位西階東面哭者以大夫身來弔士之時在西階之南主人降自西階鄉其位而拜之拜訖主人即位於西階下東面哭之故士喪禮云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鄭注云即位西階下未忍在主

人位是據主人也而皇氏云即位西階東面哭謂大夫之位也下云大夫特來則北面皇氏即云是大夫之位俱與士喪禮違又與鄭注士喪禮不同其義非也云大夫特來則北面者以大夫與士若俱來皆東面故主人即位西階在大夫之北俱東面而哭今大夫獨來不與士相隨故大夫北面也必知北面者以凡特弔皆北面故檀弓云曾子北面而弔是特弔也

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注出拜之於堂上也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小斂之後尸西東面疏正義曰前經明男子迎賔此經明婦人迎賔也夫人為寄公夫人出者出謂出房也婦人不下堂但出房而拜于堂上也婦人尊卑與夫同故

所為出者亦同也命婦為夫人之命出者亦同其夫為君命也此出亦不下堂耳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者前經明士於大夫不當斂出故此士妻於命婦亦不當斂而出也注正義曰知拜于堂上者男子降階拜賓於庭婦人無外事故知拜于堂上云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者以前文云君之喪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故知此命婦在堂上北面知寄公夫人亦然者以士喪禮他國異爵者門西北面與巳國夫人同則知寄公夫人亦與命婦同也云小斂之後尸西東面者以小斂之後遷尸於堂故知從婦人之位在尸西東面也

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

房中注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婦人之髽帶麻于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

音義 馮皮冰反本或作憑後皆同袒大旱反說髦本作稅同他活反徐他外反注同髦音毛髽側瓜反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君大夫士等小斂之節乃拜迎於賓及奠祭弔者之儀各隨文解之主人即位于戶內者以初時尸在牖下主人在尸東今小斂在戶內故主人在戶內稍東西面主人馮之踊者斂訖主人馮尸西踊主婦亦如之者馮尸竟亦踊與男子同也主人袒者鄉小斂不袒今方有事故袒衣也士喪禮馮尸已竟而云髺髮袒此未括髮先云袒者或人君禮也說髦者髦幼時翦髮為之至年長則垂著兩邊明人子事親恒有孺子之義也若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

親並死則並說之親沒不髦是也今小斂竟喪事已成故說之也案鄭注士既殯說髦今小斂而說者人君禮

也括髮以麻者以用也人君小斂說髦竟而男子括髮括髮用麻也士小斂後亦括髮但未說髦耳婦人髽者

婦人髽亦用麻也對男子括髮也帶麻于房中者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經也士喪禮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

在房鄭云婦人亦有苴經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苴經也帶男子帶經于東房而婦人帶

經在西房既與男子異處故特記其異也婦人重帶故云帶而略于經也于房中者謂男子說髦括髮在東房

婦人髽帶麻于西房也注正義曰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于死者俱三日也者謂數往日也云婦人之髽帶麻

於房中則西房也者案士喪禮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鄭注云釋髻髮宜于隱者是主人等括髮在東房

士喪禮又云婦人髽于室以男子在房故婦人髽于室大夫士唯有東房故也此經兼明諸侯之禮有東西房

男子既括髮于東房故知婦人髽及帶麻于西房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欲明經中房是西房也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熊氏云左房則東南火室也右房則西南金室也諸侯路寢室在於房中在室之東西也

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注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降拜拜賓也音義奉芳勇反注同夷于堂如字陳也本或作侇同音移一本作奉尸于堂從才用反又如字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士之喪小斂訖徹帷夷尸之節徹帷者初死恐人惡之故有帷也至小斂衣尸畢有飾故除帷也此士禮耳諸侯及大夫賓出乃徹帷事見於下文男女奉尸夷于堂者夷陳也小斂竟相者舉尸將出户往陳于堂而孝子男女親屬並而扶捧之至堂以極孝敬之心也降拜者降下也既陳于堂則適子下堂拜賓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於堂上注衆賓謂士妻也尊者皆特拜拜士與其妻皆旅之音義氾芳斂反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注即位阼階之下位也有襲絰乃踊尊卑相變也母之喪即位而免注記異者禮斬衰括髪齊衰免以至成服而冠為母重初亦括髪既小斂則免音義免音問後放此乃奠注小斂奠也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注始死弔者朝服

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絰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檀弓曰主人既小斂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

音義 拾其劫反裼思歷反卷起權反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大夫士小斂訖拜賔也云君拜寄公國賔者君謂嗣君也小斂尸出堂嗣君下堂拜賔也寄公尊故先言之也拜寄公及國賔並就于其位鄉而拜之故鄭注士喪禮云拜賔鄉賔位拜之是也大夫士者嗣君又次拜大夫士也大夫士既是先君之臣皆同有斬衰之服而小斂訖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也拜卿大夫于位者此更申明拜卿大夫士之異卿大夫則就其位鄉而拜之也於士旁三拜者旁猶面也若拜于士士賤不可人人拜之故每一面并唯三拜也必三拜者士有三等故三拜之故士喪禮云大夫特拜士旅之

隱義云士有三等一等一拜故三下滕也一云旁猶不正也或云衆士都共三拜也夫人亦拜寄公夫人于堂上者婦人無下堂位並在堂上故夫人拜寄公妻于堂上也大夫內子士妻者夫人亦拜大夫士之妻也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此不云命婦者欲見卿妻與命婦同也特拜命婦者此更申明拜命婦與士妻之異也特猶獨也謂人人拜之尊故也特拜命婦則內子亦然也汜拜衆賓者謂不特也衆賓士妻賤故汜拜之亦旁三拜也於堂上者拜命婦及士妻亦並于堂上也此經唯舉君喪拜賓不云大夫士喪拜賓者文不具也其大夫士之喪拜賓亦然也故士喪禮云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是也案上注小斂之後寄公門西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大夫當在門東北面士當在門西國賓之南東面嗣君于阼階之下少南鄉其位而拜之案上注云寄公夫人命婦小斂之後尸西東面其嗣君夫人本位在西房當在西房之外南面拜女賓也若士妻於阼階

上西面拜賔也以無西房故也以上皆是皇氏所說熊氏以為大夫士拜卿大夫士者是卿大夫士家自遭喪小斂後拜卿大夫于位士旁三拜大夫内子士妻亦謂大夫士妻家自遭喪小斂後拜命婦及拜士妻之禮大夫士各自遭喪并言之者以其大夫士家喪小斂後拜賔同故也此即君大夫士之喪小斂後拜賔且與上文未小斂時文類其義踰于皇氏矣主人即位者主人拜賔之後稍近北即阼階下位襲帶絰踊者拜賔時袒今拜訖襲衣加要帶首絰於序東復位乃踊也母之喪即位而免者為父喪拜賔竟而即阼階下位又序東帶絰猶括髮若為母喪至拜賔竟即位時不復括髮以免代之免以襲絰至大斂乃成服也所以異于父也乃奠者奠謂小斂奠也拜賔襲絰踊竟後始設小斂之奠也弔者謂小斂之後來弔者揜襲裘之上裼衣若未小斂之前來弔者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裼衣今小斂之後弔者以上朝服揜襲裘上裼衣加武者賀

氏云武謂吉冠之卷主人既素冠素弁故弔者加素弁於武帶經者帶謂要帶經謂首經總之經帶以朋友之
恩故加帶與經也若無朋友之恩則無帶唯經而已與主人拾踊者拾更也謂主人先踊婦人踊弔者踊三者
三是與主人更踊注正義曰前經注云未小斂主人即位西階下東面位恐此亦然故明之云阼階之下必知
然者以士喪禮小斂後衆主人東即位又云主人即踊襲經于序東復位故知此即位在阼階下也云有襲
經乃踊尊卑相變也者案士喪禮先踊乃襲經此先襲經乃踊士為卑此據諸侯為尊故云尊卑相變也知始
死弔者朝服裼裘者檀弓云子游裼裘而弔是也知朝服者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弔是也小斂之後不用弔
則小斂之前可以弔云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經者約子游之弔也云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者凶冠
則武與冠連不別有武免亦無武今云加武明不改作凶冠亦不作免弔所以有免以四代袒免親及朋友皆

在他邦嫌有免理故云亦不免引檀弓曰以下者證小斂之前裼裘小斂之後襲裘賀氏以為加素弁於吉冠之武解經文似便與鄭注不改冠其義相妨熊氏云加武帶經謂有朋友之恩以經加於武連言帶耳熊氏又云小斂之時君於臣大夫於士士於朋友之恩若兩大夫不假朋友之恩皆朝服襲裘加經于玄冠之上若大夫士無朋友之恩皆玄冠朝服襲裘而已若士大斂之時有朋友之恩者及兩大夫相為弁君於大夫皆皮弁服襲裘加弁經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經殯則大斂也君於士大夫士自相於無服友恩者視大斂則亦皮弁服襲裘無弁經也故士喪禮云君於士視大斂注云皮弁服襲裘無經也故服問云公為卿大夫錫衰若當事則弁經不云士則士雖當事不弁經君於士尚皮弁明君於卿大夫亦皮弁當事弁經與士異也此所云皆謂未成服之前弔服也若成服之後其錫衰麻衰之等已具上檀弓疏然熊氏以武上加經與帶帶文相妨其

義未善兩家之說未知孰是故備存焉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注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為其罷倦既小斂可以為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木給爨竈角以為㪺水斗壺漏水之器也冬漏以火爨鼎沸而後沃之此挈壺氏所掌也屬司馬司馬涖縣其器音義壺音胡縣音玄及下注同更古行反下同罷音皮倦其卷反漏音陋爨七亂反又七官反下爨鼎同㪺音俱水斗也隱義云容四升也挈苦結反又音結大夫官代哭不縣壺注下君也音義下戶嫁反下戍君不相下下大夫同士

代哭不以官注即以親疏哭也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注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音義饌仕眷反燎力名反又力弔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及大夫士小斂後代哭之異君喪虞人出木角者虞人主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狄人出壺者狄人樂吏主挈壺漏水之器故出壺雍人出鼎者雍人主亨飪故出鼎也所以用鼎及木者冬月恐水凍則鼎漏遲遲更無準則故取鼎煖水用虞人木爨鼎煑之故取鼎及木也司馬縣之者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挈壺氏掌知漏事故司馬自臨視縣漏器之時節故挈壺氏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乃官代哭者縣漏分時使均其官屬更次相代而哭使聲不絕也注正義曰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

賓出徹帷注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即徹帷徹或為廢疏正義曰士小斂竟而徹帷此至小斂竟下階拜賓賓出後乃除帷是人君及大夫禮舒也注云士卒斂即徹帷者士喪禮文

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注由外來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猶東面音義鄉許亮反疏正義曰此一節通明小斂後尸出在堂時法也主人在東方者主人之位猶在尸東婦人之位亦猶在尸西如室中也由外來者在西方者由從也從外來謂新奔喪者若於時有新奔喪從外來者則居尸西方也所以爾者阼階有事故升自西階乃就西方又一通云欲見異于在家者故在西方也若未小斂而奔者則

在東方也故奔喪注云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是也諸婦南鄉者諸婦主婦以下在家者若無奔喪者則婦人位本在西方東鄉今既有外新奔者故移避之而近北以鄉南也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注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賔客者也音義處昌慮反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賔于寢門内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賔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在竟内則

侯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注拜者皆拜賔于位也為後者有爵攝主為之辭於賔耳不敢當尊者禮也音義衰七雷反人為于偽反下人為注為下為君皆同竟音境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小斂之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賔及拜賔之位又廣明喪主不在之義婦人質故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者敵者不下堂若有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者男子遭喪敵者來弔不出門若有君命則出門迎亦不哭也故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賔不哭是也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賔於寢門內者以此下明喪無主而使人攝者禮也若有主則使男主拜男賔女主拜女賔若無女主者則男主拜女賔于寢門內也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賔于阼階下者若無男主者亦使女主拜

男賔于阼階下位也鄉云女有下堂明謂此也男拜女賔于門內少遠階下而猶不出門也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者若有子雖幼小則以衰抱之為主而人代之拜賔也為後者不在者謂主出行不在而家有喪則有爵者辭者謂不在家之主有官爵其攝主無官爵則辭謝于賔云已無爵不敢拜賔無爵者人為之拜者謂不在之主無官爵其攝主之人而為主拜賔也在竟內則俟之者若主行近在國竟之內則俟其還乃殯葬也在竟外則殯葬可也者若主行在國外計不可待則殯殯後又不可待則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者釋所以必使人攝及其衰抱幼之義無後已自絶嗣無闕於人故可無後也若無主則相對賔有闕故四鄰里尹主之是無得無主也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

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内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
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
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
則杖注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為君杖不同日人君禮
大可以見親疏也輯歛也歛者謂舉之不以拄地也夫
人世婦次於房中即位堂上堂上近尸殯使人執杖不
敢自持也子於國君之命輯杖下成君不敢敵之也卜
卜葬卜日也凡喪祭虞而有尸大夫於君所輯杖謂與

之俱即寢門外位也獨焉則杖君謂子也於大夫所杖俱為君杖不相下也

音義 輯側立反下同斂也去起呂反後去杖杖皆同見賢遍反斂力檢反下同拄知主反近附近之近

疏 正義曰此一節廣明君及大夫士三日之後杖之節制各依文解之子大夫寢門之外杖者子謂兼適庶及世子也寢門殯宮門也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持杖拄地行以至寢門也寢門之內輯之者斂之不拄地殯柩在門內神明所在故入門斂之不敢拄地也若庶子至寢門則去杖不得持入也此大夫與子同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也若與子相隨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是也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者次謂婦人居喪之地在房內則得持杖拄地也即位則使人執之者婦人之位在堂堂上有殯若出房即位則不復自執俱使人代執之自隨不拄地也子有王命

則去杖者子亦謂世子也世子若有天子之命則對之則不敢杖杖故去之以尊王命也國君之命則輯杖者國君若隣國之君使人來弔雖與敵國而世子自卑未敢比成君故自斂杖以敬彼君命也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者聽卜謂卜葬卜日也有事於尸謂虞及卒哭祔祭事尸時也敬卜及尸故去杖也大夫於君所則輯杖者君謂世子也若大夫與世子俱來在門外位大夫則輯杖敬嗣君也於大夫所則杖者大夫若不與世子俱來而與諸大夫俱在門外位既同是為君杖無相敬下故並得執杖拄地也注正義曰知死後三日者下文云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則知君大夫三日者與士同故知死後三日也云為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者以下云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今君喪親疏杖不同日是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熊氏云絰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為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為卿大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喪服

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女及内宗外宗之屬嫁為士妻及君之女御皆七日杖云夫人世婦次於房中者謂西房也故上文云婦人髽帶麻于房中是也云即位堂上者前文云夫人亦拜寄公夫人于堂上是即位堂上也云卜卜葬卜日也者以經文卜在有事於尸之前虞而立尸虞祭之前卜者唯卜葬日耳故知卜謂卜葬日也云凡喪祭虞而有尸者檀弓云虞而立尸又士虞禮有尸是虞有尸也云大夫于君所輯杖謂與之俱即寢門外位也者以經云子大夫寢門之外杖故知是寢門外位若寢門内位則君亦輯之大夫當去杖也云君謂子也者以經前云子後云君嫌是别人故云君謂子也云於大夫所杖俱為君杖不相下也者謂大夫於大夫所是兩大夫相對故云俱為君不相降下也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

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婦之命授人杖注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也而云大夫者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授人杖與使人執之同也音義為夫于偽反下及注妾為君為人得並同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杖節三日之朝既殯者謂死後三日既殯之後乃杖也主人主婦室老皆杖者應杖者三日悉杖也大夫有君命則去杖者大夫即大夫嗣子也嗣子而云大夫者鄭云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對君命亦然也大夫及嗣子有君命則去杖以敬之也大夫之命則輯杖者若嗣子對彼大夫之使則斂杖以自卑下之也若兩大夫自相對則不去杖敵無所下也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者內子卿妻若卿大夫妻有夫及長子喪君夫人有命

弔已者皆為夫人之命去杖也為世婦之命授人杖者若有君之世婦命弔內子敬之則使人執杖以自隨也世婦卑于夫人隨而不去也經云大夫之喪不舉命婦而舉內子鄉妻者舉內子則命婦可知也文相互也欲見鄉喪與大夫同注正義曰經云大夫之喪則其子非大夫也今云大夫有君命是謂子為大夫經雖以子為主兼通身實為大夫有父母喪也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注士二日而殯者下大夫也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此二日於死者亦得三日也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為君女子

子在室者子皆杖不以即位注子謂凡庶子也不以即位與去杖同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注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啓後也大夫士之子於父父也尊近哭殯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注杖以喪至尊為人得而褻之也音義棄本亦作古弃字斷丁管反下注斷足爪同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士之杖節二日而殯者除死日為二日也三日之朝者謂殯之明日是也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者謂士之子於君命其妻於夫人之命如大夫之禮君命夫人之命皆去杖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者謂士之子於大夫之命

其妻於世婦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之禮大夫之命則輯杖世婦之命則授人杖也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定本如大夫作如夫人三字異義亦通子皆杖不以即位者皇氏云子謂大夫士之庶子也不以杖即位辟適子也所以知此是大夫士庶子者見下有大夫士適子哭殯哭柩推此大夫士適子故知此是大夫士之庶子也然案鄭注此云子謂凡庶子也凡於貴賤則庶子是也容人君適子入門輯杖猶得即位庶子宜在門外之位去之故無即門內之位禮也大夫士之適子則得哭殯哭柩如下所說其庶子則宜與人君之庶子同並不得以杖即位也熊氏云此文承上君大夫士之喪下則此謂君大夫士之庶子故注云子謂凡庶子義亦通也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者大夫士謂大夫士之適子哭殯則杖者既攢塗之後於父父也其尊偏近故哭殯可以杖也哭柩則輯杖者謂將葬既啓之後對柩為尊則斂去其杖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杖是喪至尊

之服雖大祥棄之猶恐人褻慢斷之不堪他用棄於幽隱之處使不穢污注正義曰案前文大夫三日殯此士二日殯定降下大夫也云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者殯是為死者故數往日為二日杖是為生者故數來日為三日云主婦容妾為君女子子在室者前經大夫之喪云主人主婦此士之喪直云婦人皆杖婦人是衆羣婦故知容妾為君及女子子在室者也以其皆杖故也不以即位者不以杖即位鄭恐人疑庶子雖不得以杖即位猶得輯之入門故明之也言與去杖同凡去杖者不復輯也哭柩謂啓後也者啓謂將葬啓殯而出柩也知非未殯之前而哭柩者大夫士之喪未殯之前則未杖也云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者天子諸侯其尊廣遠廟門之内則去杖廟門謂殯宮之門柩之所在故云廟也

君設大盤造氷焉大夫設夷盤造氷焉士併瓦盤無氷

設牀襢笫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注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弃於坎下扎爛脫在此耳造猶内也襢笫袒簀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内氷盤中乃設床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凉而止士不用氷以瓦為盤併以盛水耳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赤中夷盤小焉周禮天子夷盤士喪禮君賜氷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音義盤本又作槃步干反造七報反下及注皆同併

步項反注同禮之善反單也注同第側里反舍胡暗反濡奴亂反下文同濯直孝反下文同坎口感反札側八反爛力旦反簀音責盛音成廣古曠反長直亮反深尸鳩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初死沐浴之節造氷焉者謂造內其氷於盤中也大夫設夷盤者小於大盤亦內氷焉士併瓦盤無氷者瓦盤既小故併盤士卑故無氷設牀禮第者置氷於下設牀於上去席禮露第簀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者言此三節各自有牀也皆有枕席者唯含一時暫徹枕使面平故士喪禮云商祝徹枕設巾是也含竟而並有枕也而含襲及堂皆有席故鄭注士喪禮商祝襲衣于牀牀次含牀之東衽如初又注士喪禮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云衽寢卧之席也亦下莞上簟是也君大夫士一也者自設牀禮第至此以下貴賤同然也注正義曰造是造詣凡造詣者必入於內故云造猶內也云禮第袒簀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者浴時無席為漏水也設氷無

席為通寒氣也云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内氷盤中者若人君仲春則用氷若命夫命婦則火出之後而用氷故昭四年左傳云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謂仲春也又云火出而畢賦周禮凌人夏頒氷是卿大夫以下三月以後而得用氷也云既襲既小斂者謂大夫士也既襲謂大夫也既小斂謂士也皆是死之明日若天子諸侯亦三日而設氷也在襲斂之前也云夷盤小焉者謂小于大盤云周禮天子夷盤者案周禮凌人云大喪共夷盤氷是也但天子之夷盤即此之大盤也依尸而言則曰夷盤此云夷盤者據大夫所用對君大盤為小云士喪禮君賜氷亦用夷盤者案士喪禮云士有氷用夷盤何不言君賜知君賜者諸侯之士既畢若無君賜何得用氷云其制宜同之者以天子夷盤此大夫云夷盤士喪禮又云夷盤三者俱有夷名是其制宜同但大小稍異也

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注牀謂所設牀第當牖者也士喪禮曰士死于適室幠用斂衾去死衣病時所加新布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音義幠荒胡反去起呂反注同楔息結反柶音四綴竹劣反又竹衛反下注同適室丁歷反疏正義曰此一節又明初死沐浴之節此經論初死之時下經論死後而沐浴前經論浴後設氷經文顛倒故鄭注前經云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棄于坎下今依鄭次隨文觧之遷尸于牀者尸初在地冀生氣復而既不生故更遷尸於牀而離初死處以近南當牖也即前所謂既正尸也幠用斂衾者幠覆也斂衾者將擬大斂之時衾被也既遷尸在牀而用斂衾覆之也去死衣者既

覆之故除去死時之所加新衣及復衣為尸將浴故也小臣楔齒用角柶者楔拄也柶以角為之長六寸兩頭屈曲為將含恐口閉急故使小臣以柶拄張尸齒令開也綴足用燕几者為尸應著屨恐足辟戾亦使小臣用燕几綴拘之令直也案既夕禮云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鄭注云云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如鄭此言則側几於足令几脚南出以拘尸足兩邉不令辟戾崔氏云燕几今之燕几其形曲仰兩拘足與鄭違其義非也君大夫士一也者自始死至此貴賤同注正義曰第牀簀也初廢牀者牀在北壁當戶至復魄後遷之在牀而當牖南首所以死後必遷當牖南首者以平生寢卧之處故士昏禮同牢在奥又云御衽于奥媵衽良席在東北上又曲禮云為人子者居不主奥是尊者常居之處若晝日常居則當戶故玉藻云君子之居恒當戶若病時亦當戶在北牖下取鄉明之義故鄭前注病者恒居北牖下明不病不恒居北牖下也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内御者抗衾而浴注抗衾者蔽上重形也挋拭也爪足斷足爪也音義管人如字掌管籥之人又古亂反掌管舍之人也下同汲音急說吐活反繘均必反汲水綆也抗苦浪反舉也盆蒲奔反沃烏谷反枓音主又音斗絺勑其反一本作綌去逆反拒音震它音他下同拭音式疏正義曰此一經明浴時也管人主館舍者故鄭注士喪禮管人有司主館舍者汲謂汲水不說繘屈之者繘汲水瓶索也遽促於事故不說去此索但縈屈執之於手中盡階不升堂者以水

從西階而升盡不上堂知西階者以士喪禮云為垼于西牆下故知從西階而升也浴水用盆者用盆盛於浴水也沃水用枓者用枓酌盆水沃尸熊氏云用盤於牀下承浴水浴用絺巾者絺是細葛除垢為易故用之也士喪禮云浴巾二皆用綌熊氏云此蓋人君與大夫禮或可大夫上絺下綌故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是也拒用浴衣者拒拭也用生時浴衣拭尸肉令燥也賀氏云以布作之生時有作也士喪禮云浴衣於篋注云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為之其制如今通裁是也如它日者它日謂平生尋常之日也小臣爪足者尸浴竟而小臣翦尸足之爪也浴餘水棄于坎者浴盆餘汁棄之於坎中坎者是甸人所掘于階間取土為竈之坎甸人主郊野之官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者內外宜别故用內御舉衾也內御婦人亦管人汲事事如前唯浴用人

不同耳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

沐粱甸人為垼於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煑

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

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

于坎注差淅也淅飯米取其瀋以為沐也浴沃用枓沐

於盤中文相變也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

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音義差七何反注差淅同沐音木甸

田遍反垼音役鄭注儀禮云塊竈也陶音桃重直龍反

鬲音歷煑諸許反厞扶味反隱也舊作扉音非門扉也

爨七逭反淅先歷反潘方袁反米汁也差初佳反率音律又音類上時掌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沐也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者差謂淅米取其潘汁也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粱者皆謂用其米取其汁而沐也甸人為垼於西牆下者謂將沐之時甸人之官為垼于西牆下土垼塹竈甸人具此為垼竈以煮沐汁陶人出重鬲者陶人作瓦器之官也重鬲者謂縣重之罌也是瓦瓶受三升以沐米為粥實於瓶以疏布冪口繫以筬縣之覆以葦席管人受沐乃煮之者淅於堂上管人亦升盡等不上堂而就御者受淅汁下往西牆於垼竈鬲中煮之也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者爨然也甸人為竈竟又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厞以然竈煮沐汁也謂正寢為廟神之也然舊云厞是屋簷也謂抽取屋西北簷也熊氏云厞謂西北隅厞隱之處徹取屋外當厞隱處薪義亦通也何取此薪而用者示主人已死此堂無復用故取之也管人授御者沐者煮

汁執而管人又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使沐也乃沐者御者受汁入為尸沐也沐用瓦盤者盤貯沐汁就中沐也挋用巾者用巾拭髮及面也士喪禮云沐巾一又云挋用巾注云巾晞也清也如它日者事事亦如平生也小臣爪手翦須者沐竟而翦手爪又治須象平生也濡濯棄于坎者皇氏云濡謂煩撋其髮濯謂不淨之汁也言所濡濯汁棄于坎中鄭注士喪禮云巾櫛浴衣亦并棄之其坎案既夕禮云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此沐汁棄于坎則浴汁亦然注正義曰差是差摩故云淅詩云釋之叟叟是釋淅米也云取其潘以為沐也者士喪禮云受潘煮于垼用重鬲云浴沃用枓沐於盤中文相變也者謂沐與浴俱有枓俱有盤浴云用枓沐云用盤是文相變也云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者若士喪禮云是諸侯之士而沐稻今此云士沐粱故疑天子之士也云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者案公食大夫禮黍稷為正饌稻粱為加是稻

粱卑于黍稷就稻粱之内粱貴而稻賤是稻人所常種粱是穀中之美故下曲禮云歲凶大夫不食粱故諸侯之士用稻天子之士用粱黍稷相對稷雖為重其味短故大夫用之黍則味美而貴故特牲少牢爾黍于席以其味美故也詩頌云其饟伊黍鄭注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是黍貴也故天子用之無正文故疑而云與也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注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諸妻御妾也同言無算則是皆一溢米

或粥或飯音義粥之育反又音育下同溢音逸劉昌宗又音實下同莫音暮疏食音嗣下及下注疏食皆同

疏正義曰此一節廣明五服之喪自初死至除服君及大夫士食飲之節今各依文解之今此經特明君喪食之禮納財者財謂穀也謂所食之米也言每日納用之米朝唯一溢米莫唯一溢米也食之無算者言居喪困病不能頓食隨須則食故云無算士疏食水飲者疏麤也食飯也士賤病輕故疏食麤米為飯亦水為飲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者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言疏食水飲也注正義曰財謂穀也故太宰云以九賦斂財賄也注云財謂泉穀是穀為財但米由穀出經已稱米故鄭云食穀必言納財者以一日之中或粥或飯雖作之無時不過朝夕二溢之米當須豫納其米故云納財也云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者案律歷志云鐘之律其實一籥律歷志合籥為合則二十四銖合重一兩十合為一升升重十兩二十

兩則米二升與此不同者但古秤有二法說左傳者云百二十斤為石則一斗十二斤為兩則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為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為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為四百八十銖計一十九兩有奇為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參以成四百八十銖唯有十九銖二叁在是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此大略而言之云同言無算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者粥與疏食俱言無算是疏食與粥者皆一溢米或粥謂食粥者或飯謂疏食也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注室老其貴臣也衆士所謂衆臣**士亦如之**

注如其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疏**正義曰此經明大夫禮也室老子姓皆食粥者室老謂貴臣子姓謂孫也不云衆子者主人中兼之衆士疏食者謂非室老也案喪服傳云鄉大夫室老

士貴臣其餘皆衆臣鄭注云士邑宰此不云者邑宰雖貴以其遠於君與衆臣同寀檀弓主人主婦歠粥此夫人世婦妻皆疏食者熊氏云檀弓云主婦謂女主故食粥也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注果瓜桃之屬疏正義曰此一節明既葬至練祥君大夫士之食節也主人疏食水飲者熊氏云既葬哀殺可以疏食不復用一溢米也

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注盛謂今時杯杅也篹竹筥也歠者不盥手飯者盥篹或作簨音義盥古緩反篹本又作匴又

作算悉緩反又蘓管反醯呼雞反杅音于筥居吕反歠昌悦反飯扶晩反箕息尹反徐音箕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食之雜禮食粥於盛不盥者以其歠粥不用手故不盥食於篹者盥者篹謂竹筥飯盛於篹以手就篹取飯故盥也食菜以醯醬者謂練而食菜果者食之時以醯醬也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文承既祥之下謂祥後也然閒傳曰父母之喪大祥有醯醬禫而飲醴酒二文不同又庾氏云蓋記者所聞之異大祥既鼓琴亦可食乾肉矣食菜用醯醬於情為安且既祥食果則食醯醬無嫌矣熊氏云此據病而不能食者練而食醯醬祥而飲酒也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九月之喪

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注食肉飲酒亦謂既葬音義期音基下同為母為妻于偽反下注為其同與音預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期與大功喪食之節也期之喪三不食者謂大夫士旁期之喪三不食者謂義服也其正服則二日不食也故間傳云齊衰二日不食九月至喪也者謂事同期也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注義服恩輕也故主謂舊君也言故主者關大夫及君也音義比必利反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注謂性不能者可食飯菜羹

有疾食肉飲酒可也注為其氣微五十不成喪注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毀不散送之屬也疏正義曰此一經明五月三月喪食之節壹不食再不食可也者壹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并言之也容傷降之緦麻再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故緦以壹不食再不食結之故間傳云小功緦麻再不食傷降者也注正義曰故主者若是諸侯當云舊君主者大夫之稱經云故主故知闕大夫君也致毀者謂致極哀毀散送謂經帶垂散麻以送葬故雜記云五十不致毀玉藻云五十不散送注云送喪不散麻七十唯衰麻在身注言其餘居處飲食與吉時同也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

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注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顏色亦不可音義食音嗣辟音避粱音良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已有喪既葬尊者賜食之禮葬後情殺可從尊者奪也君食之謂君食臣也大夫謂大夫食士也父友謂父同志者也其人並尊若命食孝子則可從之食也不辟粱肉者粱粱米也雖以粱米之飯及肉命食孝子食之若有酒醴則辭者若酒醴飲之則變見顏色故辭而不飲也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注簟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音義簟徒點反葦于鬼反莞音官又音完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大夫士小斂大斂所用之席也士以葦席與君同者士卑不嫌故得與君同用

簟也注正義曰知下皆有莞者案士喪禮記云設牀當牖下莞上簟士喪經云布席於戸内下莞上簟謂小斂席也大斂云布席如初注云亦下莞上簟知士始死至大斂用席皆同也士尚有莞則知君及大夫皆有莞也但此大夫辟君上席以蒲也若吉禮祭祀則蒲在莞下故同几筵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與此異也

小斂布絞縮者一横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注絞既斂所用束堅之者縮從也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士喪禮小斂陳衣於

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同亦蓋天子之士也絞紟不在列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小斂無紟因絞不在列見之也或曰縮者二

音義 絞戶交反後同縮所六反縞古老反稱尺證反杜預云衣單複具曰稱後放此紟其鴆反後皆同從足容反數色主反見賢遍反

疏 正義曰此以下至絺綌紵不入廣明君大夫士小斂大斂及襚所用之衣并所陳之處各隨文解之此一經明小斂之衣布絞縮者一橫者三者以布為絞縮從也謂從者一幅豎置于尸下橫者三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為三片以結束為便也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者謂大夫士等各用一衾故云皆一舒衾於此絞上衣十有九稱者君大夫士同用十九稱衣布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衣裹又屈衾裹之然後以絞束之君陳衣於

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者謂將小斂陳衣也房中者
東房也大夫士唯有東房故也絞衾不在列者謂不在
十九稱之列不入數也小斂未有紟因絞不在列而言
紟耳注正義曰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者案易繫
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
十天數終於九也地數終於十也人既終故云以天地
終數斂衣之也云亦蓋天子之士者以前文士沐粱與
士喪禮不同已云亦蓋天子之士此經陳衣與士喪禮
衣不同故云亦蓋天子之士也云以其不成稱不連數
也者上衣下裳相對故為成稱絞紟非衣故云不成稱
經云不在列鄭恐今不布列故云不連數謂不連為十
九稱之列其實亦布陳也云小斂無紟者以下文大斂
始云布紟今此經直
云布絞故知無紟也

禮記注疏卷四十四

禮記注疏卷四十四考證

喪大記小臣復○臣召南按此文祇詳諸侯以下所用之服異耳若其復之處所不同則檀弓詳之

司服受之注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按士喪禮作受用篋陸氏釋文曰篋或作篋據此注則鄭儀禮本作篋矣

婦人哭踊疏通自上諸侯並踊也○諸侯當作諸人所謂諸人指上主人及兄弟等

為寄公國賓出注出者或至庭疏士出迎大夫士也○按士也係是也之訛士於大夫則出至庭於士則不出也

弔者襲裘加武帶絰注疏君於士句大夫士自相於句無服友恩者句則亦皮弁服襲裘句無弁絰也句○

臣召南按無服友恩者當作無朋友恩者朋服二字以相近而誤蓋君於士也大夫於大夫也士於士也其用皮弁服襲裘並同所異者有朋友之恩則加弁

經無朋友之恩則無弁經也

設牀襢笫有枕○臣召南按疏讀設牀襢笫為句有枕連下含一牀非也鄭注士喪禮引此文以設牀襢笫有枕六字為句又引含一牀三句於義甚明

疏案士喪禮云士有氷用夷盤何不言君賜知君賜者云云○臣召南按夷盤當依儀禮原文作槃何字係可也兩字之訛不言君賜以下則疏自解此注也

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注抗衾蔽上重形也○臣召

南

按蔽上上字無謂士喪禮主人皆出户外北面注云象平生沐浴裸裎賈疏引此注云謂其裸裎蔽之也與此文小異此蔽上恐是蔽之之訛

士以葦席○臣召南按士喪禮則士亦上用簟與此異疏故同几筵○按當作司几筵此引周禮文也

縮者一横者三疏謂從者一幅堅置於户下○按堅字係竪字之訛

禮記注疏卷四十四考證

謹案卷四十四第二頁後四行疏東首于北牖下

後五行疏則暫時移嚮南牖下刋本監本毛本

牖俱訛墉據宋本改

第四頁前二行疏此對路寢刋本對訛君據左傳改

第五頁前二行注用朝服而復之者諸本復訛服據宋本改

第六頁後二行疏因取西北扉為便也必徹西北

屝者及後三行降因取西北屝刋本三屝字俱譌匪據毛本改

後四行疏婦人舉子男之妻諸本子男譌男子據禮記義疏改

第七頁後六行疏然婦人雀踊刋本婦譌象今改

第八頁後七行疏設牀第當牖刋本第譌第今改

第十頁前二行疏故知是為喪來哭者諸本知譌列據宋本改

第二十四頁前七行於君命夫人之命刊本於訛若之訛而今改

後八行疏謂將葬既啓之後諸本葬訛喪據宋本改

第二十五頁後八行音義步干反刊本干訛于據釋文改

第二十七頁後一行疏及復衣刊本及訛乃據毛本改

後四行疏令几脚南出刋本令訛今今改

後七行疏縢衽良席在東北上刋本上訛止據毛

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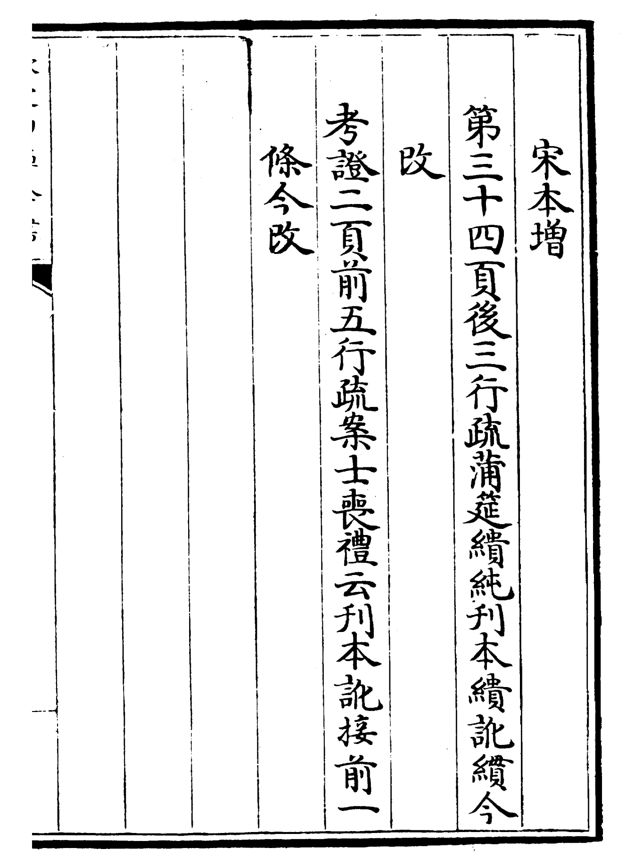
第二十九頁後八行疏管人授御者刋本授訛受

今改

第三十頁前一行疏御者受汁刋本受訛授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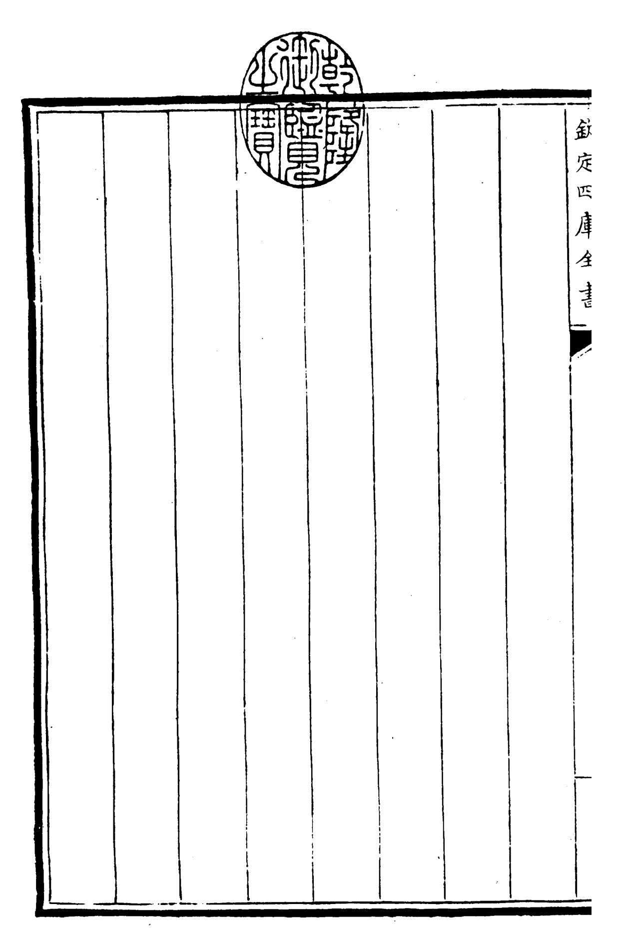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三頁後五行疏主者大夫之稱經云故主

故知闗大夫君也諸本稱字主故二字並脱據


宋本增

第三十四頁後三行疏蒲筵繢純刋本繢訛繢今改

考證二頁前五行疏案士喪禮云刋本訛接前一條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 臣 張秉愚

校對官庶吉士 臣 閔惇大

謄録監生 臣 高毓英